

摇摇摇摇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摇摇摇摇摇摇 目

摇摇摇摇摇摇 录

摇摇第 一 章	摇摇沉睡的公主	员
摇摇第 二 章	圆桌武士再生	猿
摇摇第 三 章	当安碰上林白	源
摇摇第 四 章	世纪罗曼史	缘
摇摇第 五 章	比翼双飞	遽
摇摇第 六 章	神秘的东方之旅	愿
摇摇第 七 章	夺子之痛	愿
摇摇第 八 章	稚子何辜	愿
摇摇第 九 章	抚平伤痛	员
摇摇第 十 章	我的世界在哪里	员
摇摇第 十 一 章	香消玉殒	员
摇摇第 十 二 章	佛莱明顿大审	员

摇摇摇摇摇摇 目

摇摇摇摇摇摇 录

摇第十三章	墨痕心声	员员
摇第十四章	寄情山水	员猿
摇第十五章	一对独角兽	员愿
摇第十六章	政治的浮萍	圆圆
摇第十七章	深沉的呐喊	圆缘
摇第十八章	未来的脉动	圆猿
摇第十九章	自我放逐	圆缘
摇第二十章	游子归乡	圆怨
摇第二十一章	文人相轻	圆猿
摇第二十二章	夫唱妇随	圆怨
摇第二十三章	文明的省思	圆怨
摇第二十四章	黄粱一梦	猿员

第一章

沉睡的公主

摇摇与她那个时期穿着性感丝袜、短裙“阿飞型”的少女相比，她与姊姊都被公认为是个十分保守的人，由于不擅交际，大伙儿给她们姊妹取了一个外号，叫做“沉睡中的公主”。

航空英豪——林白与夫人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摇摇安·莫罗小姐系出名门，父亲德怀特·惠特尼·莫罗是当代声名显赫的要人。这样的父亲对她来说，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她父亲的一生可真是多采多姿，先后担任摩根银行的股东、美国驻墨西哥大使以及新泽西州的参议员。除了这些傲人的成就外，他已是位千万富豪。此君死时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期，新泽西州银行因为负债四十万美元而濒临倒闭边缘，正在人心惶惶之际，他的遗产税却超过了一百万美元，适时救助该州早已枯竭的金融业，也阻止了一场即将到来的挤兑风暴，说起来也真够讽刺的，德怀特·莫罗的死倒救活了不少人。

就像许多其他的名门之后一样，安对她这位傲视群伦的父亲自小就是爱恨交加。一方面她爱父亲，也以他的成就为荣；另一方面，她知道自己与这个镁光灯下的焦点人物距离十分遥远。而事实也是如此，父亲忙于酬酢，很少注意到她，只有吃早餐时才是父女二人见面的惟一时间。这样当然使她对父亲一直陷于一种爱恨纠结的感情冲突中。

早餐对安来说，是充满着庄严、敬畏及恐怖兼而有之的一段时间。

每当这令人心悸的时间来临时，她会先听到父亲怡然自得的口哨声，接着就是一步步轻而缓的下楼声。当庄严的父亲踏入餐厅的那一刻，安知道自己必须从椅子上站起来并趋前给父亲一吻的时候了。公式化的一吻结束后，安当然得正经八百地坐回位子上吃早餐。当然安的其他兄弟姐妹们也会争相献上他们这一天的“初吻”。这期间惟一被干扰的事情就是父亲不敢确定安是否要拥抱他，当然这个时候她就必须再站起身来重新吻过一遍，真是“吻您二遍也不厌”。

虽然安亟望得到父亲的“垂青”，可是对父亲的这一吻却心有余悸，当父亲湿湿的唇印在她的脸颊时，她总是想趁父亲没注意时尽快地把它擦干，以免影响到自己的食欲。

接着就到了早餐时她最嫌恶的一刻了，每当他把最后一块煎蛋
· 圆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第一章 沉睡的公主

吞下去后，他就命令他的四个孩子去吸吮那残留下来的蛋汁，而安是老二，当然不是第一个去舔的人了。

这时父亲会转向大女儿伊丽莎白，问这位金发美女道：“丫头！你最喜欢谁？是你的妈妈还是你的爸爸？”

安此时真想滑下椅子溜掉，她知道马上就会轮到她，而这问题对她幼小的年纪来说，是件既残忍、愚昧而又恐怖的问题。

“我最喜欢妈妈……其次就是你了，爸爸！”伊丽莎白直视着父亲，不客气地说。

他突然大笑起来，声震屋瓦，好像自己刚刚听到的是一个全世界最好笑的笑话。不过安认为，父亲至少承认她姊姊的坦诚与自信，而且自己好像一点也没受到伤害似的。安十分羡慕地抬头望了望姊姊，十分佩服这个与她个性相反——独立自主、无畏无惧与务实主义的人。

父亲湛蓝如泓深潭的眸子接着又转向了她。

“现在，安，该轮到你说了！你最喜欢谁？妈妈还是爸爸？”

“我对你们俩的爱是不分彼此的！”安迅速地回答，明显的，她采取中立的立场，不敢明目张胆的表态。

“安！嗯？快告诉我实话，你到底最喜欢谁？”他狞笑着，坚持要她回答。

“我……我……我对你们俩的爱是不相同的！我……我……”

“安！嗯？”

父亲依旧毫不放松地要二女儿表态，别只做个“墙头草”，所以这个问题一定会追根究底地问好几遍。直到最后父亲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表示放弃，并且要安再给他另一个吻为止。

拥着父亲脸颊印上那天早晨的第三个吻后，安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她可以不必被迫说出实情了。当然，她跟她姊姊伊丽莎白一样，是最喜欢母亲的。如果安能勇敢地表达自己，她怕自己连吻父亲的资格都没有了，虽然这种情形令她恶心，但起码这也表示父亲知道她这号“小人物”的存在。

航空英豪——林白与夫人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话又说回来，德怀特并非不喜欢他的孩子，只是他像其他既忙于事业又有野心的男人一样，总是把国家大事、自己的事业以及政治等放在第一位，好不容易等到他有了闲暇，德怀特又把这些时间给了他所挚爱的妻子（亦名伊丽莎白），虽然他并不算是个有吸引力的男人，但对妻子却始终深爱不渝，也经常向她展示他热情的一面。

事实上，德怀特不但不是个有吸引力的男人，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用丑这个字来形容，他的一位同辈灵恩·汉德法官甚至说他丑得令人恶心。德怀特五短身材，但却头如大斗，与身材不成比例，所以也有人说他是“畸形儿”、“侏儒”。他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常常穿上笔挺及裁剪得颇为合身的西装来掩盖住自己的缺陷，但是，他穿上这些衣服却经常惹人发噱。

除掉他那副吓人的尊容与做父亲的威严以外，德怀特大体上被公认为是一个聪明又有格调的父亲兼丈夫。不但谈吐不俗，也是一位学有专精的干练大使，一举手一投足间无不显示出他的专业素养。

由于他常耽于工作，因此总是丢三落四、遗东忘西的，也因而闹了不少笑话，据说有一次他正在洗澡时突然把侍从叫来问道：“奇怪！这个香皂怎么没有产生泡沫呢？”

“长官！您瞧！您还穿着睡衣就下去啦！”

他的密友华特·利普曼是一位专往政治发展的专栏作家，曾经说德怀特是位一等一的公众人物，事实上，在他那个时代的美国人中，他所赢得的尊敬往往超过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许多人都相信有朝一日他一定会成为美国总统。德怀特在新泽西州英格伍这个地方，拥有广达五十六英亩的庄园，到处雕梁画栋，花木扶疏，再加上奴仆如云，极尽奢侈、豪华之能事，因此许多人都认为这一切都是他祖上积德所遗留的祖产，然而，这万贯家财确实都是他一点一滴凭本事所赚得。

德怀特于一八七三年一月十一日诞生于西弗吉尼亚州机亨顿的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第一章 沉睡的公主

马歇尔学院，他出生的两年前，父亲詹姆斯·伊利摩尔·莫罗接受了该学院校长一职。除了这个令人称羨及肃然起敬的头衔外，校长的薪水却少得可怜，但是他为什么会接受这个职务呢？——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这一大家子的人（包括他太太柯拉蕊与八个嗷嗷待哺的小孩）从此以后就可住进免费的校长宿舍了。

当德怀特两岁时，父亲又转往位于阿利金俄亥俄河的橡树谷专科学校任数学教师，这个地方就是后来的匹茨堡市。那里当时风光明媚，景色如画，可是后来却变成一个工业城，无数的工厂沿着俄亥俄河两旁迤迤而建，处处可见烟灰飞扬，废土遍地。

德怀特继承父亲的遗产中，只有那些屈指可数的大学教科书，如果还要硬说有的话，也只是那遗传自父亲的数学头脑。他母亲柯拉蕊精通希伯莱文与拉丁文，因此可称得上是书香世家。

德怀特自幼即展现过人的聪慧，十四岁那年高中毕业，但他的个性十分复杂，不少同学都认为他开朗、活泼、有人缘，不过在乐观的面具下却掩不住他内心的孤寂与压力，另外根据他的传记作家哈罗德·尼科尔森所言，德怀特终其一生都为头痛所苦，甚至在他襁褓时亦不能幸免。

德怀特自从被西点军校拒绝以后，一直郁郁寡欢，接着又在华盛顿大学及杰佛逊学院待了很短暂的一段时期。一八九一年，他怀着满腔失意的心情转学到赫姆斯特学院，从此一变而成为雄辩滔滔、辩才无碍的学生，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他广交至友，许多同学都惟他马首是瞻。卡文·柯立芝就是他的密友，当时的柯立芝沉默寡言，有些害羞，同学中没有几个人认识这号人物。

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名叫伊丽莎白·瑞芙·卡特尔，这是一八九三年春天他在位于艾姆赫斯特的一个女校所办的舞会上认识的，那个女校是靠近诺罕姆顿的史密斯学院，她则来自克里夫兰，是一个小巧玲珑又敏感的年轻女孩，如漆的眸子配上一张纤纤玉口，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卓尔不群、不流于世俗且胸中自有主张的女孩。她并不孤芳自赏，她待人亲切温和、外向，而且颇有教养与气质。她也

航空英豪——林白与夫人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像德怀特一样，浑身充满着用不完的精力，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一个人独处，总是呼朋引伴的，这是当时她与德怀特颇为接近的原因。

说真格的，德怀特对那些有思想、不以外貌取人的年轻女孩来说，是颇具吸引力的，所以不久，他就在诺罕姆顿与她约会了。

虽然当时伊丽莎白对他十分倾心，但是对于此君是否适合当自己的丈夫却存着相当怀疑的态度。在德怀特说服伊丽莎白嫁给他之前，他还另有一个相交十年的女友，名叫贝蒂，但贝蒂似乎觉得他欠缺文学与艺术的气质，当然还有德怀特的相貌颇令她失望，于是，贝蒂与他还是无缘结合。

有一段时间德怀特的哥哥杰对贝蒂倒颇为欣赏，可是德怀特当时还被蒙在鼓里。

虽然伊丽莎白以极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史密斯学院，但一心向学的她又进了克里夫兰的一间私校继续深造。她的父亲当时事业并不顺利，但还是带着他们一家去欧洲游历了一阵子，当然还是想顺势重整旗鼓。就在她们居住在巴黎的一年中，伊丽莎白还在索伯尼的一所学校就读，不久前前注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在她游欧的那段日子里，德怀特总是书信不断，借着鱼雁往来一吐相思之情。这一招颇为有用，伊丽莎白对他的文笔十分赏识，认为其才华与见解都比她当时的异姓朋友好上许多。

一九〇一年，她终于返回美国了，二人于是陷入热恋中，此时他俩已有八年的深交了。可是，当时他是她的第二志愿，后来经不起他的热情攻势，二人终于在一九〇三年六月十六日完婚。

新婚燕尔的他们立刻搬到了新泽西州柏京郡的小城英格伍，流经纽约的哈德逊河就是在此发源。在此，德怀特曾先后在瑞德、辛浦森以及柴克巴列特三家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职务。他们的房子位于春巷，是从一位医生那儿租来的，由于他们十分穷，连家具都舍不得买，还得劳驾朋友把娘家的家具运送过来。

一九〇四年三月十七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伊丽莎白·瑞夫诞生了。两年后，也就是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安·史宾赛来到·远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第一章 沉睡的公主

人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是在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的，取名德怀特·怀尼二世，而最小的孩子康丝坦丝·卡特尔则是在一九一三年的六月二十七日降临。

德怀特的企图心十分旺盛，使得伊丽莎白十分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会失去他。在大女儿出生的几个月后，她曾在日记中悄然记下：“今夜又是德怀特与我独处的美丽晚上，我俩尽情地遨游于有情的天地中，我虽不希望夜夜春宵，但却希望能常伴君侧！”

一九〇九年初春，也就是安三岁那年，她们举家他迁，住进了地势更高的巴列赛得大道。新居十分宽敞，有庭院，亦有百年老树，景色十分清幽。那时的德怀特已逐渐在地方上崭露头角了，虽然他的许多朋友都是和他一样属于中产阶级，但由于因缘际会，德怀特也与一些有钱人换帖，其中包括汤姆士·拉蒙特，此君是银行业巨擘摩根银行的股东之一，声名显赫。

一九一二年，也就是安六岁的那年，她父亲厌倦了朝九晚五的律师生涯，刚好摩根银行那时因扩充快速亟需人手，于是拉蒙特向该银行另一位股东亨利·戴维森推荐德怀特担任该银行的高级主管，可惜戴维森与德怀特仅有数面之缘，双方也仅是点头之交，所以前者并不认为后者适合出任此职。

一年以后，一向关心地方的德怀特发挥了他雄辩滔滔的长才，发表了一篇声泪俱下的演讲，发动英格伍的老百姓们认捐一百万美元重建当时破旧的医院。戴维森刚巧出席了那次的盛会，对其智慧、才能、爱心与无碍的辩才十分折服。

几个星期以后，在一场狂烈的暴风雨中，戴维森高大的身躯撑着一把伞与一位矮子踉跄而行，那矮子由于太矮了，不能跟戴维森共伞，所以只有自己另外撑着一把伞。大家或许都可以猜到这个矮子就是德怀特，二人愉快地聊着德怀特上次的动人演说。就在这雨中漫步后，戴维森回到了办公室，告诉拉蒙特说他改变主意了，几天以后，德怀特接到了银行诚挚的邀请，德怀特他会欣然出任此职吗？

航空英豪——林白与夫人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其他人碰到了他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或许会高兴得跳了起来，可是德怀特却陷入了沉思中，几天过去了，他终于应允出任此职。他的传记作者尼柯森说他经过了一段极为剧烈的心理挣扎与冲突后才接受此职，他希望自此能一帆风顺。

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五日，他正式进入摩根银行，几个月以后，他也成了股东之一，但刚接任该职伊始，他并不是十分高兴，也充满了压力，对过去的那份工作亦满怀依依难舍之情。另外二位股东为了稳住他，告诉他过去三万五千美元年薪的身价已经过去了，他——德怀特——如今已是年薪五百万美元的金融业巨子了，合约草签后不久，就邀他正式担任股东。

虽然他的生活日渐改善，对于新职也逐步适应，但德怀特依旧保留他真正的人生价值观。他经常训诫自己的子女：“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付出的人，而另一种则是会脸不红气不喘地伸手的人。如果你们有志气，就必须做第一种人，但是，要做这第一等的人却充满了挑战与艰辛。”

那时，他已经和摩根银行的老板 允·孕·摩根与另一位皮里·杜邦结为生死之交，这些人谨守勤俭的遗风，虽家财万贯亦不随便挥霍，不久，德怀特就在英格伍名叫次日岭的地方购买了一座广达六十五英亩的庄园，新屋是由他的老友契斯特·阿德瑞屈这位建筑师所督建，契斯特是个爱作秀又喜欢到处吹嘘的人，但在建筑方面却是个才华横溢的大师级人物。

新屋的建材是以高级木料为主，辅之以高级地毯、名贵壁画，以及数以千计，足以开一座图书馆的藏书室。一条小溪穿过其庄园，还特意造了几个人工瀑布，庄园里绿意盎然，各式花朵尽情地绽放其间。

每到隆冬之际，德怀特就会带着全家到巴哈马群岛的纳苏度假。等到他成了摩根银行的股东后，更时常带着妻小到全球各地从事商务旅行，他带妻小赴欧长住更是别有用心，除了遍访当地的名胜古迹外，还要培养其子女的世界观，扩大他们的视野及胸怀，以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第一章 沉睡的公主

及让他们了解外国的历史与文化。因此，他不但要求子女要做一个良好的游客，也要他们的任何一趟外国之行都必须有人格上及心灵上的收获。

以读书与不断地接受教育充实自己一直是他终生不悔的事，在他死后，他的女儿伊丽莎白还不时记起他时常坐在卧室的摇椅上读书的习惯。另外，他也很节省，常常用废纸头来当火柴，还有，他也经常撕下纸头的一角，再揉成吸管后塞入耳朵掏耳屎，用完了以后往往就丢在地板上，下一次再撕另一张纸充当耳掏勺（这习惯倒是不怎么卫生）。

由于夫妻俩都受过完整的教育，所以也严格要求子女们在课业上不断地冲刺，每天早上在家中，他们除了带领孩子们祈祷外，也会读一些古典名著与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假日夫妻俩除了定期去教堂做礼拜之外，也经常赴当地的主日学校进修，每个礼拜天早上，他们的子女们也会先后到母亲及父亲的床边祈祷。

早餐时刻当德怀特令子女们“舔食”餐盘上煎蛋的残汁后，就到了他考他们数学能力随堂测验时间了，据安回忆说：“他经常会出奇不意地问我：‘七乘八是多少？’我当时真是傻眼了！”

在安的日记、信函与学校的报告中，她总是把自己的家描写成一个最理想、最和乐的家庭，就仿佛是狄更斯小说中那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除了部分是真实的以外，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一面在她以后的著述中却故意隐去不提。

她的弟弟德怀特二世经常为情绪性上的疾病所困扰，而且很早就如此了。根据他的一些朋友及同班同学的描述，当他在戈顿就读时就是个躁郁症的患者。

不论这种病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心理上的不适所导致，大概都与他的父亲德怀特脱不了关系，因为他终其一生都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在小时候，他还数度因暂时失陪而住进了医院。

当然，他的疾病的确为家里带来了不少困扰，虽然他的父母用尽一切的努力想帮助他，可是仍没有什么起色。许多年以后，他们

航空英豪——林白与夫人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夫妇的密友瓦米娜·可蒂丝告诉他的传记作者尼柯森说，德怀特二世的母亲经常向她哭诉、抱怨，据可蒂丝说他母亲并不是一味的溺爱孩子，只是常常因为心力交瘁而情绪失控（虽然尼柯森曾数次见过这孩子，还说他是老做着王子梦的矮脚鸡，但是这孩子的确在许多方面显示出他的聪慧与不凡）。

与他母亲相较之下，安倒是任劳任怨，受尽一切苦楚与折难来护着她这个命运多舛的弟弟。安的一位朋友曾说：“她一直挚爱着这个不幸的弟弟，支持他、了解他、体谅他，在他弟弟幼小的心灵中，安无疑地是全世界最值得信赖的人。”

伊丽莎白的病是他们家另一个引以为忧的方面，从她少女时期，就感染上了风湿性热症，这是一种由发烧所引起的疾病，发作时关节十分疼痛，而且全身发烫，心律不整。由于父母的几次疏忽，她还差一点命丧黄泉，结果，她整日都是病恹恹的，发作时往往辗转床侧达数日之久。大概是受了情绪的影响吧，每次发作不是变得神经兮兮的就是特别兴奋。

安的母亲因为有了这两个为疾病缠身的孩子，再加上一个有工作狂的丈夫，为了发泄过剩的精力及逃避家庭所带给她的苦痛，她经常寄情于社交活动。也因此安早年的世界里，家是一个很难得听到笑声的“团体”。据一位朋友描述，当时他们的家就是由一群整日神经紧绷，忧容满面的成员所组成。

安的个性与母亲不同，她内心坦然面对这些复杂的家庭问题，毫无逃避的心态。大概是她本性害羞的缘故，她很少将家里的事向外面的朋友倾吐。

安曾在纽河恰宾女校就读，在校时很少和同学们聊天，在同学心目中是个颇为孤僻的女孩。回到了家，她就立刻关进自己思想的国度内，除偶尔涂涂鸭以发纾一下，也偶尔和姊妹与弟弟玩玩。

她像大多数的女孩一样，感情上与母亲及两个姊妹比较接近，与整日在外忙碌的父亲与情绪起伏不定的弟弟则较为疏远。在三个姊妹中，她特别喜欢接近伊丽莎白，当伊丽莎白没有发病时，倒是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第一章 沉睡的公主

个十分外向、可爱的女孩。安在不少小说中，都把她姊姊生动地描写出来，二人的手足之情也都跃然纸上。

与二人默契十足的情形相比较，安与妹妹康丝坦丝走得就没这么热乎了，康比安小七岁，对安来说或许是个不小的威胁。由于安和姊姊比较熟，所以也对伊丽莎白的个性了如指掌，伊不仅是个聪明、心思缜密，而且更是灵气逼人。这或许是与伊的病情有关，所以她那黛玉型的柔弱气质倒让她成了一位甚具吸引力的金发美女。她要比安高些，大概是得自母亲美丽与父亲聪明的遗传。所以当安与伊年龄渐长且开始与异性约会时，安总是觉得姊姊比较吸引男孩子的目光。

撇开安的教育程度、财富与旅游世界各地的阅历不谈，她老是觉得自己不够世故、不够圆熟。与她那个时期穿着性感丝袜、短裙“阿飞型”的少女相比，她与姊姊都被公认为是个十分保守的人，由于不擅交际，大伙儿给她们姊妹取了一个外号，叫做“沉睡中的公主”。

日后安曾回忆道：“直到上了大学后才发觉自己是多么的闭塞，一味地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象牙塔内，也像无数小说里所描述的一样，整日被关在庭院深深的幽院之内。”虽然她当时不敢承认，可是一直期待着有人能把她心中的枷锁打开，把她给“拯救”出来。另外，她也意识到有此能力助她“脱困”的白马王子不是同学们所谈论的那些后逸或风流的男学生，也不是个普普通通的男人，而是一个有名气又有权势的人物——就像她父亲一样。

第二章

圆桌武士再生

摇摇林白起初认为那里根本就不会有人欢迎他，可是面色苍白、精疲力竭的林白把飞机停妥后，才发觉自己实在是天之骄子，估计有十万名法国人热情地拥挤在这个小机场欢迎他，每个人都疯狂了，他们口中一再重复地喊出两个字：“林白！林白！林白！”

航空英豪——林白与夫人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摇摇这一天，一个羞怯、爱作梦的年轻女孩翩然来到麻萨诸塞州诺罕姆顿史密斯学院，她坐在校园天堂池边凝视着身旁落下的片片秋叶，即将成为该校新鲜人的她对眼前的事物充满了好奇，也充满了未知与忐忑难安的心情。

由于没有人知道她是谁，所以她要进入教室里还费了好大一番的折腾。她外表看起来十分独立而坚强，但事实上就在数月之前，她还鼓足了勇气告诉母亲自己不想进入史密斯学院。进入该学院一直是她母亲的愿望，震惊之余的母亲当然要问清楚是何原因了。原来，这女孩子不想步母亲与姊姊的后尘进入该校，以免成为别人比较与谈论的对象。

“那么你想去哪里？”

“我想去瓦莎的学院。”她告诉满脸不豫的母亲。

这对做母亲的来说无异是个晴天霹雳，由于母亲是该校的理事，也是学校董事会的首席主席，当然希望女儿能克绍箕裘，别去其他学校，特别是与该校竞争十分激烈的瓦莎女校了。

结果，安终未能如愿进入瓦莎，她于一九二四年秋到史密斯学院报到。

虽然她聪慧过人，可是在课业上并不顺遂，特别是常常被课堂上的考试给整得七荤八素。即使她竟夜苦读，可是成绩依旧不十分出色。由于整个脑袋里都装满了大小测验的事情，所以经常写信回家向母亲哭诉。

但是，渐渐地，她爱上了大学生活，虽然课业上的压力让她几乎耗尽心力，可是她却能逐渐地适应这种日子了。

当时在女子教育方面仍处于革命性阶段，根据该校校长威廉·亚伦·尼尔逊的观察，十九世纪那种“女子无知便是德”的时代早已落伍，女孩子络绎于途的远赴各级学校求学，成了一群不可轻忽的团体。

在一九二〇年，全美共有四十三万一千名大学女生，占大学生总数的四成五，女性们为了追求更高知识所做的努力与奋斗也得到

大家的认可。二十年代众人激辩的主题倒不是女生们是否要读大学，而是为了她们的未来必须选读哪一类大学才最适当。对许多女孩子来说，她们的未来包括自己的婚姻与前途。

虽然安对于自己的婚姻与前途充满了彷徨，但是对自己的文学造诣与素养却愈来愈充满了信心。自从大一下学期选修了当代文坛奇女子米娜·克丽丝汀的课以后，就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米娜曾以婚后的名字如米娜·克蒂丝或克蒂丝夫人为名发表了不少作品，以后她变成了安忠实的朋友，一直鼓励她从事写作。

安当时还是被课业所苦，但无论是参加何种考试都能有平均以上的成绩出现了。由于自己在校成绩一直不怎么出色，因此经常一而再地把自己拿来与成绩出色的双亲与美丽聪明的姊姊做比较，也因此渴望自己能有一项特别值得骄傲的地方，以能与父母或姊姊一较长短，也可证明自己并不比他们差。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克蒂丝夫人认为她有写作方面的天才，一直不断地赞美她，甚至告诉她，她的作品好得几乎可以一字不改地出版。但即使是教授这么地鼓励她，开始时她对自己依然没什么信心，这可以由一九二七年她所写的日记中一窥端倪。“我想从事写作……我想从事写作……我真的很想从事写作，但是，我永远永远也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了然于胸，我是个注定一辈子一事无成的人。不论我做什么事，心中的阴影与梦魇一直挥之不去。纵然心中有股声音不断地催促我‘快写！快写！’但是我知道我就是不能，我欠缺能力、意志，连时间与视野也一直付之阙如。我真希望有人能坦白地跟我说：‘你永远也完成不了任何作品，赶快回到你的象牙塔里去寻梦吧！’”

但是话又说回来，安对自己这方面的天赋纵使完全缺乏信心，可是她还是持续不断地创作——散文、新诗、小说等无一不与。当时学校的校刊《史密斯学院月刊》也不断有她的作品。她的处女作《康丝坦丝六点钟的故事》即出现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份的校刊上，以后她就一直创作不断，其中包括一九二八年六月份那一期的